



西屏雄关入画来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黄大荣

在渝东南武陵山脉的褶皱里，藏着一方镌刻着时光与风云的关隘——西屏关。它坐落于酉阳县丁市镇厂坝村洞溪垭，是川盐古道上渝东南唯一保存完好的关口，更是酉阳“东西南北四大管钥”之一。这座用巨石垒砌的雄关，像一位沉默的历史老者，静立在群山环抱间，将千年的盐运传奇、烽火记忆与武陵山水的灵秀，统统凝进斑驳的石缝里。

从丁市镇向厂坝村方向出发，沿着蜿蜒的山路向上行走约1.5公里，道旁的草木渐渐茂密，青石古道在林间若隐若现。行至垭口，一道厚重的城墙骤然映入眼帘——这便是西屏关。城墙长约30米、高4.5米至8米不等，宽3.3米至3米，通体由青灰色的条石垒砌而成。每一块石头都被岁月打磨得光滑温润，边缘刻着细密的凿痕，像是时光留下的指纹。城墙两端紧紧连接着两侧的山体，将垭口严丝合缝地封锁，天然形成一道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险峻屏障。

城门口，高约2米的城门遗迹依稀可见，门栓由整块巨石打凿而成，与城墙浑然一体，透着不容侵犯的威严。抬头望

去，“西屏关”三个大字虽历经风雨，笔画却依旧刚劲，仿佛还能想见当年工匠刻石时的力道。城门右侧的城墙上，曾刻有修建题刻，却在岁月中遭人为损毁，字迹已难以辨认，只留下一片斑驳，让人顿生扼腕之叹。站在城墙上极目远眺，脚下的古道蜿蜒向远方，消失在层峦叠嶂的武陵深处，风穿过城墙的缝隙，带来山间草木的清香，也仿佛捎来千年前的马蹄声与脚步声。

西屏关的前身是冻青垭关，始建于清咸丰十一年。彼时，太平军石达开部攻入四川，酉阳州城危在旦夕，知州王麟飞为防御来犯之敌，在丁家湾一带修建了多座关隘，冻青垭关便是其中之一。因地处龚滩至酉阳州城的西路要道，此地“自龚滩至州，惟此地为西路可守之处”，战略地位至关重要。同治二年，酉阳知州张秉堃为彰显其“屏障西酉”的作用，将其更名为西屏关，与龙潭威勇关、两河口固北关、小河奠南关齐名，成为酉阳四方屏障的核心。

除了军事防御，西屏关更是川盐古道的咽喉要隘。在那个水运受限、陆路为要年代，川盐古道是连接鄂、渝、湘、黔的交通命脉，每年数千万斤川盐经此转运两湖，支撑着四方百姓的生活所需。西屏关扼守着盐运必经之路，过往的背盐人、商队、驿卒都需从此关隘通行，它既是盐运的“收费站”，也是盐道的“守护神”。青石板路上，至今

仍留存着背盐人歇气时留下的深深杵印，每一道印记都是一段艰辛的盐运史，述说着先辈们肩挑背扛、穿越群山的坚韧。

岁月流转，西屏关的功能几经变迁。它曾是抵御匪患的屏障，也曾是盐运往来的枢纽，更见证了渝东南山区的兴衰与变迁。上世纪70年代，丁宜公路建成通车，古道的交通功能逐渐弱化，西屏关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，只留关墙静静矗立，守护着一方土地。但它并未被遗忘。随着川盐古道文化的复兴，如今西屏关重新走进大众视野，成为探寻酉阳历史、感受武陵风情的重要地标。

站在西屏关脚下，感受着石墙的温度，仿佛能穿越时空，看见不同时代的人在此留下的足迹。咸丰年间，将士们在此戍守，刀光剑影中守护一方安宁；同治年间，商队在此往来，盐担压肩间传递着民生所需；民国时期，赶路人在此歇脚，炊烟袅袅中藏着生活的烟火。每一块石头都藏着故事，每一道裂缝都刻着记忆，西屏关不仅是一座建筑，更是一部活着的史书，记录着渝东南山区的烽火与繁华、艰辛与希望。

关隘之外，是武陵山脉的秀美风光。春日里，山间野花竞相开放，山莓、樱桃等野果缀满枝头，红的、粉的、紫的，点缀在翠绿的枝叶间，与西屏关的青灰石墙相映成趣。夏日里，林木郁郁葱葱，清风穿关而过，带来阵阵清凉，是避暑纳凉的好去处。秋日里，红叶漫山，层林尽染，关墙在秋色中更显雄浑。冬日里，若遇落雪，白雪覆盖石墙，银装素裹间，西屏关多了几分静谧与苍茫，宛如一幅水墨山水画。四季流转，西屏关始终与武陵山水相融，成为自然与历史交融的独特景致。

如今，西屏关正迎来新的生机。当地编制《川盐古道旅游开发规划》，将其作为核心景点打造，依托关隘遗址，串联起周边的桥岩古村落、雄狮泉漂流等资源，发展驴行体验、乡村休闲等旅游项目。它不再只是一座孤立的关隘，而是成为了连接酉阳桃花源景区与龚滩古镇的重要节点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寻历史、感受自然。游客们沿着青石古道缓步前行，触摸斑驳的石墙，聆听风的低语，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，感受西屏关的独特魅力。

对于土生土长的酉阳人而言，西屏关是故乡的印记，是乡愁的寄托。它藏着童年的记忆，藏着先辈的故事，藏着对这片土地的深情。老一辈人常给晚辈讲西屏关的过往，讲背盐人的艰辛，讲守关人的英勇，讲关隘旁的草木趣事，这些故事代代相传，成为故乡文化的一部分。而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而言，西屏关是一扇窗，透过它，能看见渝东南武陵山区的历史厚度与人文温度，能感受到盐道文化的独特魅力。

西屏关，这座矗立在武陵山间的雄关，是时光的见证者，是历史的承载者，是文化的传承者。它以石为骨，以风为语，将千年盐道传奇、烽火岁月与武陵山水灵秀融为一体，静静述说着渝东南的过往与未来。站在关墙上，望着连绵的群山与蜿蜒的古道，心中满是敬畏与感慨——敬畏岁月的力量，感慨历史的厚重，感恩这片土地给予我们的珍贵记忆。

若你行走在渝东南的山水间，不妨驻足西屏关。触摸斑驳的石墙，感受历史的温度；行走青石古道，聆听盐运的故事；欣赏武陵风光，沉醉自然的诗意。在西屏关，你会读懂武陵山脉的风骨，会读懂川盐古道的精神，更会读懂这片土地上，人们千百年来从未改变的坚韧与热爱。

西屏雄关，永远矗立在武陵深处，如一颗璀璨的明珠，闪耀着历史的光芒，等待着每一个懂它的人前来探寻，倾听它跨越千年的低语。

剑门古道行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刘永梅

直到离开剑门关，我才明白：千年古道是不会消逝的。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在现代行者的足迹里重新醒来。

大巴车像漂浮的船缓缓起步驶出了重庆中心城区，黄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敲打着车窗，整整九个小时。

下午三点半，车停在四川剑阁县。雨仍在下，众人挤在“拦马墙”的黑底金字木牌下合影。奇妙的是，快门按下，众人咧嘴开怀时，雨竟忽然收敛了。云层裂开缝隙，漏下灰白的天光，好像特意为我们这群远道而来的行者，留出一张体面的入场券。

队伍散开，向着清凉桥走去。同伴们拉成五颜六色的长线在湿漉漉的古道上迤迤前行。往返不过六公里，我便不紧不慢跟着。脚下的青石板被岁月磨得光亮，缝隙里塞满苍苔，湿漉漉地泛着深浅不一的绿。风从山谷深处钻出来，拂过古柏的枝丫，在耳边呼呼作响。偶尔一声鸟鸣，清脆地落在石阶上，惊起三两片枯叶。

回程时，天色渐暗。在一处僻静弯道，我们望见一缕炊烟和倚在门边整理青菜的白发婆婆。

我忍不住叹道：“婆婆，您这儿真像神仙住的地方。”她平平淡淡道：“那就留下来住嘛。”

我们相视一笑，与婆婆道别，继续朝拦马墙返回。此时，天空又开始飘起雨丝。光线骤暗，前方不远，三个穿着白色塑料雨衣的人影，在朦胧雨雾中静静走来，衣袂飘荡。我们怔住了，捂着嘴忍住笑，不敢出声。莫非是李杜显灵，披了现代雨衣，回来看他们走过的路？那三人与我们静静擦肩，未发一语，恍如千年前的月光，悠悠飘过。

第二天要走十五公里，从断碑梁到

小垭子。天色阴沉，路面湿滑，我悄悄走到了队伍最前头。

正午，在一处避风窝棚，我向一位卖山木耳的大爷问路。他笑了笑指了指身后山道：“姑娘，你就跟着这些柏树走，不会迷路的。”我抬头，只见两侧古柏遮天蔽日，枝叶相连，像一道凝固的绿色云浪。千百年来，它们就静静立在这里，守着这条出川入蜀的咽喉。

我继续往前走。这一段路，只有我和这成千上万棵沉默的柏树。此时温暖而耀眼的阳光，穿透古柏浓密的枝叶，洒下斑驳跳跃的金光。风穿过林梢，发出古老的涛声。我走在被岁月磨出深深凹槽的青石板上，脚步声被厚厚的苍苔吸走。四周安静得只剩下自己的呼吸。

中午，同伴停下吃饭时，才发现我不在。我报了位置，在路边小店要了一碗五块钱的凉粉。白里透黄，拌着红油、蒜水和香菜。卖凉粉的憨厚大哥放下碗，看着我连说三遍：“妹儿，要是觉得缺佐料就说哈，不够我给你再加，管饱。从断碑梁走到古楼铺，肯定饿哈。”语气不像买卖，倒像家里大哥关照出门的妹妹。

吃完，我问可否坐着等同伴。大哥说：“没事，你随便坐。不过你有时间，可以顺那路上去，到观景台登高望远。”

我走了七八分钟，视野豁然开朗。站在高处往下看——山风吹过，眼底是一片翻滚的金黄麦浪，亮得晃眼。那条走了几个时辰的翠云廊，像一条深绿飘带，缠绕在这金色海洋边缘。微风过处，柏枝柔柔摆动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，这两天所有的慌张与赶路，都被这片无边的金黄轻轻熨平了。

我从观景台下来，与同伴会合。下午四点，我们终于走到了终点小垭子。站在垭口，风很大。回头望去，断碑梁已隐没在群山之后，只有空气中隐隐的柏香，提醒着我们已经穿越了翠云廊。

第三天，全程九公里，从抄手铺到汉阳铺。雨又回来了，路多下坡，湿滑得厉害。

半道上，我们遇见一队从兰州来的徒友。山道狭窄，错身时点头致意。几句攀谈，竟一见如故。我们站在两千年的时光缝隙里聊天，谈起重庆的黑山谷，谈起飞天的故乡。转瞬又要分手，雨还在下，我们在湿滑青石板上互加微信。

临别前，我们忽然聊起了脚下这条路。我们不聊房价、工作与琐碎，只谈李白“地崩山摧壮士死”的狂傲，只谈杜甫“畏途巉岩不可攀”的悲悯，只谈张飞在翠云廊种下万千柏树时的那抹英雄豪气。那一刻，在这雨道上，我们不是两队路人，而是穿越两千年时光，来赴同一场约的故人。

临近中午，走完九公里，抵达汉阳铺。我们在镇上找到一家面馆饱餐一顿，大肉面肥而不腻，汤汁浓郁，暖意从胃里涌到头顶。结账时，爽快的老板娘送我们每人一瓶矿泉水：“吃完面嘴干，多喝水。”她脸上一直笑着。

准备上车时，一位要去宁夏的同伴着急了，担心从这里不好打车去高铁站。一筹莫展时，面馆老板指了指门外那辆旧轿车：“我开车送你去车站，随便给点油费意思意思就可以了。”

店里蒸腾的面汤热气，仿佛把整个汉阳铺都烘暖了。没有算计，没有犹豫，就像凉粉大哥连说三遍“不够再加”，就像婆婆那句“留下来”。这古道上的每一户人家，似乎都共用着一个朴素的信条：待人要诚，帮人要实。

返程时我闭上眼，脑海里是青石是雨雾还有柏香。来年，我还想踏上那条湿润的千年古道，再听听山风，再会会故人。



剑阁县翠云廊拍摄的古柏 新华社发

